

金沙江船工号子

吴运强

金沙江下游俗称“金河”，古称马湖江，自古就是通航的。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军南征，走的就是这条水道。唐宋时期，马湖江上浮木塞江，木筏不断，航行景象异常壮观。明清时期，由于朝廷不断整治金沙江航道，于是，数以万计的皇木和京铜，便从沿江两岸顺利起运，直至扬州，再转京杭大运河，最后到达北京。

吆喂呵，吆喂呵，吆喂呵……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陡峭的岩壁上，嶙峋的怪石中，一群头缠白帕，腰系纤绳的光膀汉子，或匍匐爬行，或跳跃攀登，或双膝跪地一寸寸往前挪，或把自己当成一块拴船的鼻索，硬生生地卡在岩缝里。纤绳深深勒进皮肉没人喊疼，手掌、脚掌被锋利的岩石割破没人松劲。脚下的激流险滩，是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过的“豺狼虎豹”，是时刻都有可能让所有人丧命的“魔鬼”。身后的巨船是众人的命根子，是亲人揪心的期盼。关键时刻若偷一分懒，眨眼之间，便是灭顶之灾，再流几滴血，再挤尽一分力，那么晚上就能睡在亲人的笑容里。

吆喂呵的号子声中，纤夫眼前早已没了湍急的骇浪，没了狭窄陡峭的纤道，取而代之的则是儿女乖巧的面容，情人妙曼的身躯，父母慈祥的眼神。这个时候没人耍心机，你就是我，我也是你，只有无数个小小我汇成一个大我，才能穿急流、过险滩，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这呐喊声，就是金沙江船工号子的神奇力量；这悲壮的场景，就是纤夫生活、思想和意志的真实写照。

金沙江船工号子是船工克制水怪的魔咒，是峡谷中此起彼伏的天籁之音，是被国家列为传承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沙江船工号子，主要分顺水号子和逆水号子。

顺水号子有出船号子、一二三号子、招架号子、大搬秋号子、扎流号子等，逆水号子有上水数板号子、搬秋号子、拼命号子、抛滩号子等。这些号子有固定的唱腔及和声，曲调苍凉、雄浑、奔放激昂，一领众和，顿时山鸣谷应，非常震撼人心，振奋纤夫斗志。所有号子均由领纤人掌控，根



最后的金沙江纤夫。 马志明 摄

据纤道宽窄、激流深浅、险滩长短，及时吼出，既是向纤夫发出指令，又是给船上的舵手报告情况。其节奏时而急速，时而舒缓，时而对话，时而是领纤人的喃喃自语，时而又是所有纤夫发自肺腑的集体合唱。
“金沙江上险滩多，不是行人安乐窝。”在江上行船，各种情况随时都会发生，翻船、死人是常事。从四川宜宾上来，大雪滩、小雪滩、湾湾滩、石梁子滩、石板滩等几十个险滩，从古至今不知夺走了多

少船工的财产和性命。无力和自然抗争时，人们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灵，希望神仙能帮忙震慑水怪，保佑过往船只逢凶化吉。

绥江县会议镇官田坝下面的菩提石，就是人们拜祭河神，祈求神灵震慑水怪的地点之一。菩提石被当地人称为“将军石”，原是金沙江江边一尊十多米高，重达几十吨的天然巨石。1841年，江对岸的观音塔建成后，每到洪水季节，仍有不少船只



古纤道。 马志明 摄



位于绥江县南岸镇的铜船码头。 赵旭良 摄

倾覆，于是人们便在将军石上勒石刻字并凿洞建塔，把一切平安的希望寄托于此。

菩提塔建成后，连石带塔20多米高，站在上面，江上远近的船只尽收眼底。除了上塔作法求神的人工梯步，巨石临江面和西侧，分别有“横刻菩提石”和“竖刻菩提石”几个大字。横刻菩提石，每字50厘米见方，左右两侧竖刻道光庚子年，七十三恩善熊桂堂敬书。竖刻菩提石，左右两侧刻有道光二十年仲春月谷旦，荣昌儒学

聂汝俊敬书。所有刻字笔力雄健，令人流连忘返。

菩提石西侧，从底至顶有约30厘米的石阶共26级。每级旁边另凿石孔，供人们攀石时双手把握，巨石上面是菩提塔的底座。据官田坝的老人说，百余年前，菩提塔被洪水冲塌，倾覆于石下的河沙中。菩提塔每层三米多高，共三层，上有“南无阿弥陀佛”几个颜体大字。修建时套一层盖石，覆一层塔身石，整个塔身造型别致，雕刻精美。每到祭拜日，塔上香烟缭绕经幡飘摇，塔下八音齐奏。梵呗之声中，两岸民众双手合十，高诵佛号好不热闹。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拍摄金沙江航运时，对菩提石作了特别采访报道。

“太阳出来三丈三，小小船儿下陡滩。行得正来坐得稳，不怕风吹浪打翻。”当然，在江上行船，船工们的生活，不全是悲愁的日子。苦中有乐，忙里偷闲，只要过了险滩，面对两岸旖旎的风光，面对江边笑容可掬的浣纱女，船工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瞬间又被激活了：“山对山来岩对岩，四川姑娘好人才。推只船儿过河去，把她娘俩接过来。”

此时，船工们口中哼出的，已不是刚才那种激昂急速的拼命号子，而是悠扬抒情的船歌了。船歌的内容很丰富，三教九流、山川风物、两岸风情，都是他们哼唱的对象。这个时候，船老大就会把纤夫们接上船，拿出酒肉，一边请大家吃喝，一边诙谐地讲段子，以此联络感情，为闯过下个险滩打基础。

“歌谣欲探堪从此，好听舟头欸乃声。”明代诗人杨寅的《沙洲渔火》，高度概括了金沙江船工号子的艺术魅力。杨寅认为，沿江两岸的一切歌谣，都要从舟船上的欸乃声开始，这既是两岸风情的集中写照，又是船工们与江神沟通的上古灵音。

沙洲渔火，是明代龙湖十二景之一，位于原四川屏山县城对岸，绥江江龙村下的临江岸。这里有“南海飞来”和“文曲远映”摩崖石刻。明沙碧水旁，艳火枯芦处，渔船停泊，渔灯点点，渔歌相答，号子相连。那种各路袍哥云集，大碗喝酒，大声唱歌的壮阔场景，至今令人遐想。

“白鹤滩水电站”命名溯源

陈正彪

排名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的白鹤滩水电站，它的命名颇富传奇色彩。据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华东院)副总工程师周垂一介绍，白鹤滩水电站的命名源自一个村庄——云南省巧家县大寨镇哆车村白鹤滩村民小组。当初，华东院入驻白鹤滩进行勘测设计时，就住在白鹤滩村民小组，受到当地村民的热情接待。善良的群众，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动着这些走南闯北的建设者，当为这座巨型水电站命名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白鹤滩”。从此，“白鹤滩”作为一座水电站的名字，传遍世界。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白鹤滩”这个地名跟一个家族的历史密切相关。

白鹤滩村民小组位于白鹤滩大峡谷金沙江右岸的河滩上，这个搬迁前有人口191人的村庄，住着吴、冉、邱、唐、舒、刘、李、邵、姜、周、龙等11姓人家。在众多家族中，吴姓人家不仅人口数量最多，居住时间也最长。据当地村民吴清华珍藏的《巧家大寨吴氏族谱》载：“本支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太和县板房石观音，后迁到四川省永宁府(今泸州市叙永县)清水坪石板沟，日久人口繁多，至藤隆祖时已有七大房，我支末居第七，登第祖又携眷溯江西上，欲觅地另成家业，入云南渡江时，有行李及家具什物十二挑，

为挑夫偷逃，身无分文，后与杨氏祖婆流落于巧家县属九甲攀枝花铜店教书糊口，未久，续至大寨，见其地民风醇厚，出产富饶，乃留住菜园子，仍为塾师，兼租地耕种，落籍于此，不复他迁，至占坤祖又移居红岩，廷明祖又迁白鹤滩……”

吴氏先祖吴廷明的作为在白鹤滩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令吴氏家族的成员津津乐道的是，吴廷明即是白鹤滩的命名者。吴廷明，这位出身于耕读世家的乡村文化人以拓荒者的身份携家眷来到金沙江边的荒滩上，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创业。当时，这片荒滩背靠绝壁，面临险滩，乱石林立，草莽丛生，虫蛇出没，但是，蛮荒而闭塞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消解吴廷明创业的信心和豪情。江岸上耸立着一块巨石，形如栖息在此的一只巨大的白鹤，有意思的是，沿江上下飞舞的白鹤都喜欢成群结队栖息在上面。这一神奇的自然景观触动了吴廷明的灵感，就为这里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白鹤滩”。从此，白鹤滩作为一个地名，被郑重写进了落满岁月烟尘的吴氏族谱，写进了后世的各种行政文档。

当初，吴廷明做梦也没想到，百年以后，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在自家门前拔地而起，更没想到，这座水电站的得名竟然源于自己一时的灵感。

陇体聪(1916—1953年)，女，彝族，1937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外语系，1938年到昭通省立中学担任英语教师，1943年担任昭通女子中学校长，1953年病逝。

1937年1月，龙云指派亲信李希尧、卢鑫泉、袁存藩等人负责为龙绳武择偶，龙云重点提了考察陇体要的妹妹陇体聪，陇体要是龙云四大家族的要员之一，曾任云南省建设厅厅长，也是名门望族，门当户对，考察人员就带着龙绳武去上海考察陇体聪，据龙绳武晚年口述史料说：考察人员带着他到上海的一座桥上，从桥上指一个和女伴们玩耍的女生给他看，他看了十分喜欢。于是，考察团就派人提亲。据和琨丽《龙公子择偶记》言：龙绳武倒是早就属意于陇体聪，但是，后来就听到传闻说陇体聪患有肺病，因而不敢贸然行事，只好又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陇体聪的确患有肺病，于是，不得不让龙绳武打消念头，同时，龙云派人婉转地到陇家退了这门亲事。龙绳武也在口述史料中表示：他因为没有和陇体聪成了这门亲事，郁闷了一段时间。

陇体聪父亲陇维松是清末秀才，家中藏书丰富。陇体聪自小聪明好学，在昭通读小学、初中，成绩优秀，读初中时，曾撰写《今日女子》讲稿，演讲后受到师生好评。陇体聪于1930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附属高中部，1937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外语系，获英国文学学士学位，本来准备继续到英国留学的，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她又患了肺结核，需要治疗和休息，未能成行。

1938年，陇体聪肺结核治愈后，从上海回到昭通，嫁给毕节望族子弟杨维宇，物质生活条件优越，她本可以在家做富贵安闲的太太，但她接受了优质的教育，有很强的女性独立意识，觉得应该为社会做点事情。于是，她回到昭通，在昭通省立中学和昭通女子中学两校担任英语教师。她授课认真，仪表风雅，特别是一口流利的英语，赢得了学生的赞誉，成为学生的偶像级英语教师。



图为昭通女子中学高中毕业生合影。 夏吟 供图

1943年，龙云回到家乡，发现昭通女子中学管理混乱，于是欲寻求一位女性称职者担任昭通女子中学校长，当杨维宇、陇体聪夫妇会见了龙云后，陇体聪的举止言谈让龙云十分欣赏，龙云觉得由陇体聪来担任昭通女子中学校长非常合适。当晚，龙云派其子龙绳祖亲自找杨维宇，转达龙云任命陇体聪为昭通女子中学校长的意愿。陇体聪提出必须获得公婆同意方可任职。龙云立即致函公婆说明其意。其公婆慨然应允。并表示，陇体聪在昭通所需，按时供给，并勉励陇体聪悉心教育，勿以家中为念。1944年8月，陇体聪正式担任昭通女子中学校长。

陇体聪任职后，不负众望，她辞退了一批不适合教育工作人员。有一位职工吸食鸦片并参与赌博，陇体聪将其辞退后，又私人出了一笔资金，让他去做生意。该职工痛改前非，生意顺利。随后，她聘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行政管理人员，聘请李佩棠、易东甫、姜正夫等德高望重的教师来女中教书育人的，聘请思想进步、学科功底扎实的李德仁、朱君毅、朱君和等有为青年来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她才知道以上人员均系中共党员。没有真才实学想来女中的权贵子弟，她坚决拒之门外。经过这次教职工的换血以后，学校人才济济，名声大振，教学质量迅速提高。

昭通女子中学新校于1941年建成，校园自成院落，陇体聪完善了校园设施，栽植

花木，使校园成为整洁、活泼而宁静的学习园地。陇体聪对学校的一切经费开支情况都予以张榜公布，此举深受社会、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好评，也大大调动了教职员工的办学积极性，不仅学校经费管理清清楚楚，她也得到了教职工和学生的信赖和尊重。

陇体聪狠抓学校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当时，地方驻军中有一些年轻军官常常到学校纠缠女学生，一些女学生不能安心读书，过早和军官们谈恋爱。针对此情况，陇体聪一方面严格学校纪律，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禁止学生谈恋爱。另一方面直接找到驻军领导，说服驻军领导下令不许军官到女中约会女生，并促使驻军军官以军纪约束手下，校园不再受外界干扰。由于学校都是女生，陇体聪特别注意对女生进行自强、自爱、自尊、自信的教育及操行和品德的培养。

陇体聪一心一意办学，吃住都在学校，她除了给学生上英语课外，还倾注全力加强学校管理，慷慨资助贫寒学生，全力改变学校办学条件，购置了大量图书和教学设备。她引导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常常亲自安排学生的菜谱，监督办好食堂；她每天巡视学校卫生，亲自检查学生的内务和出勤，要求学生衣着整齐，上好早操，定期为学生检查身体。经过陇体聪的一番改革，女中的教学质量提高很快。在她任职的几年里，许多学生都能升入上一级学校，昭通女子中学的各项文化体育

活动也开展得非常好，毕业的学生素质优良，为昭通的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女性人才。

昭通女子中学的学生多数住校，她和学生一起吃食堂，安排菜谱，保证饮用开水。也要求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级任教师都住校。起床铃响，学校负责人和年级教师就督促和检查学生打扫卫生、上早操的情况，陇体聪亲自巡视，要求学生衣着整齐。

陇体聪接手昭通女子中学后，学生成绩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昭通各种比赛中，女中学生获得了许多奖。

陇体聪思想进步，曾任昭通县参议员，为争取女权而多方努力。

1950年，省立昭通女中和昭通中学合并，陇体聪回到毕节，1953年病逝。

陇体聪：昭通女子中学校长

夏吟



壮阔的白鹤滩水电站。 张广玉 摄